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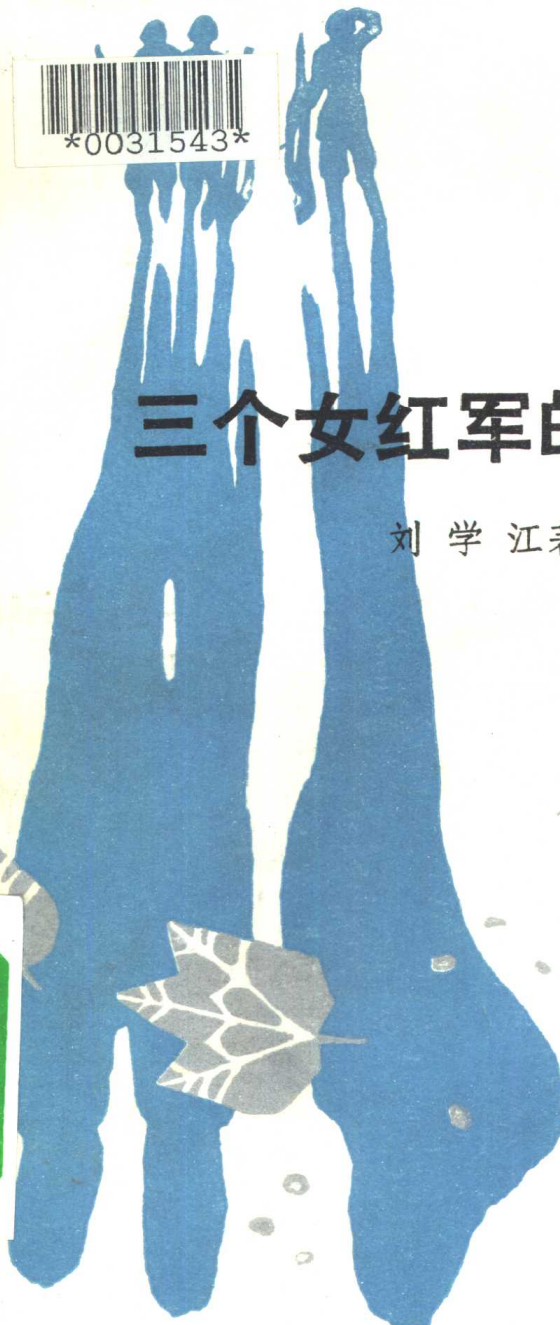
春风文学丛书



\*0031543\*

# 三个女红军的命运

刘学江著





2 036 9167 4

# 三个女红军的命运

刘学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沈阳

### 三个女红军的命运

Sange Nühongjun de Mingyun

刘学江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80,000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 1/4 插页: 2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6,000

---

责任编辑: 祝乃杰

责任校对: 宋玉培

封面设计: 杜凤宝

---

统一书号: 10158·763

定价: 0.48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中篇小说。它描写了红军西路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危害下，三个女红军战士——耿赤壁、廖东红、林秀，在被马匪俘获后所经历的各自不同的悲惨遭遇及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

作者以凝聚血泪的真实情感，着重刻画了耿赤壁这位女红军、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她忍辱负重，以奇特的生活方式，与孤身男人杨义在骆驼圈整整生活了十三个春秋；她始终坚贞不渝地相信党、相信红军一定会胜利，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肝胆赤诚！惨遭马匪蹂躏后的妙龄少女林秀，被一个匪徒强占为妻，在匪窝中她矢志不忘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被敌人斩断左臂而弃之荒郊的廖东红，几经周折，终于和战友重逢。她性格坚毅，不怕死不轻生，表现了红军战士的可贵品格。

小说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复杂，人物命运写得真实可信。

象梦，仿佛是虚幻的双翼，把我送到了这座久别的县城，这片熟稔而陌生的土地。

暮霭里，西去的列车留下几缕青烟，徐徐消失在苍茫的远方。剪影似的祁连山脉，峰峦起伏，白皑皑的，象几个颓龄老人蹲在一起，在思慕着什么。远处，朦胧的塞外，在边城残存的半壁烽火台的上空，升起一盘明月。

旅客都走光了，清冷的站台只剩下我。我说不上是喜还是悲，只觉得心乱跳，干涩的眼窝生出一层湿润。呵，三十年，整整三十年了，怎么就象昨天才离去？

我不是来寻觅早就被风沙湮埋的足迹，也不想用胜利者握枪的手，去触摸一下弹痕累累的旧物。此行旧地，我只有一个希冀，愿三十年的梦境化为现实——拥抱三位红军老大姐哭上一场，献上我崇敬的心。我多么渴望把负疚的自己，变

成一股涓涓的暖流，去抚慰那三颗破碎的心，用溶化苦痛的热唇，把她们亲吻再亲吻。

对她们，我永世也忘怀不了，就象忘怀不了白发飘飘的母亲的心。在漫漫的革命征途上，在血泪煎熬的生涯中，她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都给我酿成了永生朝前迈步的进击力。同时，在我的心灵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这印痕，比任何悲壮的记忆还要强烈，还要发人深省。

眷念的情丝牵痛了我的心。我好象又听到了那年秋夜里的声响。呵，那飘来的冷落的驼铃声，那秋风萧瑟的呜咽，还有那长空群雁的哀鸣……

那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我带着骑兵连从滩外剿匪回来，没心吃饭，窝了一肚子火气没处发泄，光皱眉抽闷烟。

当时，凉州城刚解放，上级命令我们骑兵连驻扎在县城北部的一座小村庄上，迅速解决荒漠里残余的敌人，为主力部队继续挺进西北抢占时间。命令下达后，团长特意来到我们连强调：

“莫小看他们那几匹烂马，可凶着哩！不砍掉他们的脑壳子，这里的工作队和老百姓是得不到安宁的。要记住，关键是马蟒那股子匪徒！”马蟒当初是西北地区反动头子马步青手下的一个旅长，解放前是国民党凉州伪保安大队的大队长。

当年，渡过黄河的部分红军西征时，仅被他亲手劈死的红军指战员，为数不下三四百人，可谓杀人魔王。这个恶贯满盈的马匪，虽说信奉伊斯兰教，不吃猪肉却吃人。每年的圣诞节、开斋节和牺牲节，他总要亲手杀几个人，剖开胸膛，取出血淋淋的冒热气的人心，做成下酒的佳肴，吃起来比啃羊腿还贪婪。难怪当地老百姓只要听到“蟒虫子来了”，老人浑身就要打哆嗦，哭嚎的娃娃就会立刻闭紧嘴巴。……面对马蟒这么个凶残的敌人，我们第一次出击的收获在哪里呢？苦苦奔波了一天，连个土匪的影子也没看到，叫人扫兴！

我阴沉着脸走出连部。外面青光铺地，寂静得出奇，要是没有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和娃娃的哭声，白蒙蒙的大地象是死去了似的。遛了一会，我查完岗转回来，又卷烟抽起来，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夜风徐徐扑来，夹着战马喷出的鼻响和吃草料的吞嚼声。这声音对我似乎是一种威胁，心里冒出一股难以言状的紧迫感和复仇的强烈情绪。

卷烟抽了不到半截，突然远处传来两声枪响，接着，是一连串的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敌人乘机又出来作恶了。这帮狗杂种，简直是骑在我们头上屙屎。

“集合——”我猛喝一声，下了命令。

月色下，一片刀光闪烁。骑兵连在空旷的荒滩上朝东北方向滚动，马蹄声震破了戈壁滩沉静的夜空。我挥着马刀，一马当先，不停地踢着我心爱的白鬃烈马，恨不得纵马飞去，一刀劈落马鳞，把他剁成肉酱。

我们扑空了。

敌人象是早有了戒备，不等我们靠近，便吹响了收兵的牛角号，朝北部逃去。夜色空蒙的远处，没有丁点声息，只是升腾着一片灰暗的尘土，开始象浓厚的云雾，后来就变成了一缕轻烟。渐渐的，轻烟由近而远，象一条薄薄的轻纱，飘逝在茫茫的夜幕里。

被袭击的村子哭声盈野，倒塌的房屋残燃着簇簇烟火，到处弥漫着刺鼻的硝烟味。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并排着五具工作人员的尸体，脸上血肉模糊，被马刀砍得面目全非。他们是在阻击敌人，掩护乡亲们隐蔽时倒在血泊里的。村子里的粮食和值钱的东西，都被敌人抢光了，老少男女都围在死者的四周捶胸顿足，哭天嚎地，凄惨的情景使人心碎。

战士们都哭了，不住地抹泪。我浑身发抖，握刀的手攥得咯咯直响，一句话也说不出。

夜深了，在返回营地的途中，迷茫而荒凉的

旷滩上，仍然回响着凄切的悲咽声。

这晚，我象喝了浓酽的棒棒煮茶，久久不能入睡。朦胧中，一双深陷、血红的眼睛，喷射着阴毒的幽光，在我跟前老是荡来晃去。他脸上生满浓密卷曲的胡须，在眼角与脖颈之间，有一道红亮的长疤，他就是马蟒。据说，他这条伤疤，是当年一位女红军给他留下的纪念。

“听到了吗？限你五天时间，要给我坚决地消灭这股坏蛋！切不要漏掉马蟒！从某种意义和角度上说，消灭了他，就能给主力部队抢夺时间，就意味着顽匪的解体……”

当耳畔回响着刚才团长打来的电话时，我急躁的心，好象落上了一盘石磨。怎么办？在浩渺无际的沙海里，想擒住这些神出鬼没的残匪，等于在大海里捞针啊！……想着想着，我打起瞌睡，就手合着军大衣，迷迷糊糊地闭上了两眼。

寅时，一阵狺狺的狂叫把我吵醒。这时，煌煌秋月垂向西天，零落不堪的村庄罩着一层冷清清的月光。院子里挂着白霜的沙枣树，在萧萧的秋风中摇曳着，枯叶不时凋落，发出沙沙的声响。幽暗的长空，传来咻咻作响和嘎勾嘎勾的声音，那是早醒的大雁在空中盘旋。它们兴许是遭到了侵扰，哀鸣在如此寂寥的夜里，听起来有些令人酸楚。秋夜里许多萧索的景象，给我心头蒙

上了惆怅的雾。我仰望着天边隐没的星月，听着风声和雁叫，觉得周围的世界是那么悲凉。“叮当——叮当——”什么声？我的手不禁摸向枪套，竖起了耳朵。

是驼铃响！你听，那缥缈的脆生生的金属声，驱赶着寂寞，带着富有生命力的节奏，从荒原大漠的深处飘来。那毫不掩饰的声响告诉我，夜行者很可能是自己人。

我刚要出去察看一下动静，院门外传来了粗暴的喝斥声，接着，哨兵押着一个人闯进来：

“报告连长！捉到一个女贼……”

来者是个中年妇女。她微微一怔，突然蹒跚地奔到我跟前，紧握住我的两手，无言地流着泪。她的神色纯真而复杂，象亢奋，又象悲怆，噙着干裂的嘴唇久久吐不出声。

怜悯和警觉同时攫住了我。猝然，她低微地呻吟一声，身子软塌塌地倚在我身上。我怕她跌倒，把她小心地扶到凳上坐下。

她身材窈窕，短发齐耳，温柔的两眼，由于充血而变得发红；尽管她不是雪肤花貌，但从溜薄的嘴唇和纤巧的鼻翼上，仍能显出姿色俏丽的影子。

她象受了莫大委屈的娃娃看见母亲，对我凝视了半天，突然嚎啕大哭，声音沙哑而凄凉：

“红军哥，我们的队伍可打回来了！……十二年呀，可盼到了红军队伍开进凉州城……”

怪不得哨兵说她是女贼，她裹着光板羊皮坎肩的身上，扎着皮腰带，上面插着一把沾有血迹的牛角短刀。我再仔细看，两眼顿时瞪大了。我发现她鼓起的左胸有个小洞洞，一绺染血的羊毛从里面伸出，凝结着早已干涸发黑的血斑。她受伤了。

“卫生员——”我朝屋外喊道。

她如梦方醒，用手掌抹去泪，急叫：“连长，你们快去消灭马匪，他们都蹲在沙窝的骆驼圈里过夜。快行动，我给带路！”

“消息可靠？”我逼视着她，“是马蟒那股子土匪？”

“马蟒被我们活捉了，在外面。他的兵都在沙窝，真真的！”

我惊呆了。这时，外面清亮的驼铃声不响了，传来一阵女人的说话声。我对卫生员叮咛了几句话，撒腿跑了出去。

院门外的平滩上，一个扎着细短辫，失去一只胳膊的中年女人，腰插盒子炮，正在同指导员和副连长说话。他们身后是一个脑后盘着发髻的娇小少妇，她牵着一匹高大的骆驼，低垂着头，好象怕人似地伫立在那儿。

驼背上驮着两捆枪支，一部电台，还有一条歪斜的羊毛大口袋。我高兴得心发颤，伸手摸摸袋子，袋子立刻蠕动了一下，发出一声微弱的哼叫。我就手打开袋口，从里面露出一个血浆与胡须粘结在一块的脑袋。他的左耳朵可能被割掉不久，耳根还往外冒血，血水横过一道长疤，流进了畏缩的脖颈里。

“马蟒！”我低吼一声。

马蟒惨叫着，绝望、沮丧、痛苦和怨恨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有气无力地盯了我一眼。

“该死的东西！”我喷他一口唾沫，走了。

我决定让独臂的女人给部队带路，留下那个少妇去照料受伤的女人。临出发前，受伤的女人把我叫到她铺前，嚅嚅着没有血色的嘴唇，断断续续地告诉我：“骆驼圈有个……叫杨义的男人，他是……自己人，别伤害了他……”

杨义是她什么人？我点头答应下来，安慰了几句，给她盖上被子，匆匆走去了。

一声令下，我们纵马挥刀驰出了村庄。

进军沙窝，快马要两个小时。我们逼进骆驼圈时，天已大亮。刚绕过一座沙丘，一个老汉带着两条凶悍的大黑狗，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上前慌忙作揖，给我们指出了包剿骆驼圈的低洼路。不用问，他是杨义。

如同奇妙的想象，沙窝这一仗没费吹灰之力，便把残匪杀了个人仰马翻。听杨义说，敌人昨晚喝了不少酒，一直闹腾到三更才睡下。当他们的被马蹄声惊醒时，我们扔进骆驼圈里的几排手榴弹接连开了花，霎时，硝烟滚滚，火光冲天，人嚎马嘶。整个骆驼圈到处是血是肉，分不清是人的，还是马的。

蛋黄似的太阳，从戈壁滩的尽头露出的时候，我们披着朝霞，胜利地返回了营地。乡亲们蜂拥着围住了我们，一个劲地往我们怀里塞着炒豆子、鸡蛋、油饼和软甜的沙枣。全村上下，欣喜若狂，又是秧歌又是戏。有几个眼泪巴巴的老汉握着菜刀，哆嗦着少齿无牙的妈妈嘴，非得亲手割掉马蟒身上的几块肉不可。我好说歹劝，磨了半天嘴舌，才把他们打发走。可见，凶残的马匪在西北人民的心中，已经扎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的根蒂。

我给几个排长布置了几项任务，转身就往连部跑去。当时，我说不上是感激，还是崇敬，只觉得心里有千言万语，有满腹真挚而深厚的情感，要当着三位老大姐的面倾泻出来。我不知道她们当时的身份，也根本不了解她们的经历和处境，但是，无可置疑，她们用果敢的行动所创建的革命奇迹告诉我，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将有

她们光辉的一页；在鲜红的胜利的旗帜上，将织进她们的一根不朽的红线。

寂静的连部空无一人，铺上的被子叠得板板正正。连队还没开早饭，她们能到哪里去？我掉头跑到炊事班，那里没有。于是，我叫了几个战士，在村子里分头寻找。

没有她们的影子。失望给我内心带来一阵疾痛，我对着上苍叹息着，想着那三张憔悴、挂着惨然微笑的脸，鼻子开始发酸。

就在这时，一个战士蹿来说，队伍刚进村，有两个女人搀着一个受伤的女人离去了，朝南面县城方向走去。我大喜，纵身上马，挥着一根红柳枝条，朝马屁股猛抽了几下。快到长城的缺口处，我发现了三个蠕动的黑点点在沙梁间转来转去，象进了迷魂阵。我擎掌大叫：

“同志——同志——”

当大白马驰到她们跟前时，我怔住了。三个女人热泪盈眶，一言不发地看着我，交织的目光含着庄严、欣慰和苦痛的复杂情感。这情景使我感到奇怪。在以后好长的岁月里，我才揭开了这个谜。原来是“同志”这两个字，扫去了她们灵魂上的乌云，从而拨响了她们颤抖的心弦，用深情的目光唱了一支感激的歌。

我打破了沉默：“同志，你们要到哪里

去？”

那两个女人同时答道：“去县城。”接着，那个受伤的女人抬起泪眼，郑重地说：“听说县城解放了，我们去县苏维埃政府，找队伍！”她对我亲昵地笑了一下。

我心里一动。细听口音，她们都是川北人。我肃然起敬，跳下马急问：“你们是……”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队的。”

“西路军？”我心里咯噔一下，盯着她们，“是张国焘指挥的那个西路军？”

“对着哩！我们都是一九三六年十月渡过黄河西征的红军战士”。受伤的女人好象碰上知音似的，没有血色的脸立刻被突来的兴奋袭红了，“同志，张主席也过来了吗？”

我板着冷峻的面孔，火辣辣地冲她喊：“只有个毛主席！哪来的什么张主席？”

“我们知道中央的毛主席！”她以为我不懂，瞅瞅左右激动不已的战友，对我解释道，“张国焘同志是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主席。”

“扯淡！”一股火蹿到我头顶。我指着她们，怒不可遏地断喝：“张主席？他是狗屁！是野心家！叛徒！党中央早就把他开除出党了！妈的，你们至今还不醒悟？都是一路货！”

她们睁着大眼呆了，一动也不动，象三棵枯

死的树木。

我朝她们狠瞥一眼，纵身上鞍打马飞去。

“啊——”猛然，我身后发出撕心裂肺般的哀号：“害人精！造孽鬼！张国焘，你杀人不眨眼呀！眼珠都瞎掉了，我们都瞎掉了……”响起一阵劈啪的耳光声。

驰出老远，我不由循声望去。她们都跌倒在地下，象中伤的鸟儿，在沙尘里哭叫着，翻滚着。意外的恐怖慑住了我的神经，同时，突来的怜悯一下子抓痛了我的心。

我拽过缰绳朝她们奔去。不敢看呵！她们手里攥着一缕缕撕落的发丝，眼角往下淌着血。一望无际的沙海里，回响着凄厉的哭喊声。我眼眶一热，泪水洒落下来。我俯下身子，伸去了战栗的双手。

就这样，我们算是真正的相识了，在一起呆了七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受伤的女同志叫耿赤壁，是川北通江人；少条左胳膊的叫廖东红，是川北巴中人。当时，她俩已是三十三岁的人了，却都是处女。最后那个脑后有发髻、脚穿绣花鞋的纤巧少妇，叫林秀，也是川北通江人。她当时已经是三个娃娃的婆娘了，虽然她那时才二十八岁。

在她们的协助下，滩上的残匪全部被我军歼

灭。七天后的一个大清早，她们去了县城，我们继续进军西北，就此分开了手……

花开花落，雁去雁归，我生命的长河象沙漠里的渠水，越来越短少，而留在我记忆里的三位红军老大姐的形象，却越来越高大。

呵，三十年后的凉州城！如果说戈壁滩是一幅绿洲连绵的大画卷，它便是落在上面的一朵金花。几条长街上，林木葱茏，商店毗连，灯光如海，人流似潮，仿佛这座古城是繁华热闹的发源地。

夜里，在县委招待所舒适的房间里，我难以成眠。楼外，清风明月，万籁俱寂。我伫立在窗边，眺望着月色里的大街小巷，万家灯火，心房因激动而在扩大，仿佛生出了双翼。

怀念的人，如今你们在哪盏灯下？此刻，你们是否又在给子孙们倾诉那苦难的岁月里，最为悲壮的一幕……